



祖練先生學

四七
十五

服部文庫
117
309



117
309

徂徠先生學則解序

莊周曰。古人糟粕已。書豈糟粕。雖然。不選其書而讀之。謂之古人糟粕。亦庸何傷。余不佞自壯好讀書。嘗治性理家之言。私心竊有疑焉。而寒鄉無師友。家貧無書。不能研窮之。竊疑數十年於茲矣。至晚年得徂徠先生二辨論語徵。一再讀之。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嘆曰。有是哉。後死者幸也。生今之世。欲超然之古之道者。舍此而何從哉。兒興適長州。受學則於周南縣先生。歸而作解。曰。以備遺忘。余

曰。愈汝者固不待解。不及汝也者亦猶之汝也乎。何不梓而傳乎。兒猶不果。走長州詢於縣先生。先生頷焉。竟授梓矣。

石州 三浦與誓元卿 題



祖徠先生學則解

石州 三浦衛興淳夫 撰



東海不出聖人。西海不出聖人。是唯詩書禮樂之為

教也。東西自中國而言。唯中國有聖人。故其四術為四海之教矣。古之時。楚雖大

邦。其左史倚相所為誦。三墳五典。九丘八索之書。舍

是無為學。孔安國書序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

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左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是者謂墳典。即詩書。而後豪傑自

陳良之徒。蓋皆北學於中國云。楚切近中國。猶必往

者。其徒陳相等。北學於中國。則吾東方之民又奚適。然則吾東方之民。

又何往而學亦唯言語異宜中華與吾邦鐘呂之饗言語不通

爰居見國語海鳥大者謂爰居莊子曰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

大宰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變不取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

彼謂之侏僂鳩舌者侏僂見禮記鳩舌孟子曰南蠻

路從之游亦末如之何已仲尼親來無如有黃備氏

者西學於中國作為和訓以教國人姓吉備名真備按國史古

傳曰初若教娶於芸生鬪治比若故卒從其母畜於芸生芸子之女生子文焉芸夫人使奔諸夢中虎乳之

楚人謂乳殺謂虎於菟故名之曰鬪殺於菟顛倒其

於菟顛倒其

於是乎吾謂之侏僂鳩舌者吾眎猶吾吾邦之人以

讀錯而綜之以通二邦之志作和訓也顛倒錯綜以

足以及被諸海表邪海表汎言我東方也黃備氏之有功德

東方民至今賴之雖然易乳以殺虎迺於菟顛倒其

讀錯而綜之吾謂之侏僂鳩舌者吾眎猶吾于鱗吾

視猶吾而詩書禮樂不復為中國之言詩書禮樂元

自黃備氏作和訓為吾邦言也則段使仲尼乘桴子路從之游目之

則是耳之則非視其書則中華聽其語則侏彼迺猶

鐘呂之饗爰居也已雖聖人游吾乎以和言語或曰

鐘呂之饗爰居也已之則猶鐘呂之饗爰居

鐘呂之饗爰居也已之則猶鐘呂之饗爰居

鐘呂之饗爰居也已之則猶鐘呂之饗爰居

鐘呂之饗爰居也已之則猶鐘呂之饗爰居

鐘呂之饗爰居也已之則猶鐘呂之饗爰居

前漢南蠻傳有文侏離注謂不明也又韓文向無孟子則皆服左衽而侏離矣

一匹錦覆以眎之背面而殊均之是物庸何傷乎一匹

然則詩書禮樂雖表裏殊異均之同物則安知夫中

國無象尚且象之以象之者像之也圖象也象本江北

無橘或者假之以枳乎見考工記中國無象因夷人

實至江北無橘以枳為橘者名制字是猶不失名

與實離其所無者固不可誣焉以此而誦夫楚人之

頌屈原有橘頌能不忒其臭味者幾希夫中國之所有四

海之所無亦猶是邪中國無象江北無橘之類詩書

禮樂中國之言詩書禮樂聖人所制作中而吾眎猶

吾是其究必至於巴歛詩書其味其禮樂也哉文選

宋玉對楚王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

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漸至陽春白雪和者數十

人一曲相高和彌寡高祖本紀曰高祖伐秦巴人從

軍歌舞陷陳高祖取其聲故曰巴歛也兜昧樂記曰

夷歛之樂也又大宗師副墨之子洛誦之孫莊子曰子獨惡

見班固東都賦副墨之子洛誦之孫乎聞之曰聞諸

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副墨執以廢其

程不知其可吾邦儒守迴還顛倒之讀不習而况之

子之孫非冥令之肖則嬴氏之呂者詩云螟蛉有子

爾子式穀似之史記云始皇呂不韋之子以此而操

觚乎觚竹簡陸士衡文賦籀斯之迹粲然盈簡而彼

不可讀吾不可讀籀史籀也周宣王時作大篆斯李

中華文字言文不得法華人不得吾必從事夫黃備

讀之體殊國字吾民亦不得讀之荀子曰句有須按句者鈎也須丁

氏之所為句有須鬚同言句之尖末如鬚髮也丁

象者善象也

學則辨

嵩山房梓

有尾莊子曰丁子有尾丁者蛙子也。纍纍乎星羅，擾擾然蜂蟥之來。

集而後可得而言也。樂記累累如貫珠，擾擾亂亂，形容漢字之

旁附國字工甚。是迺黃備氏之詩書禮樂也。非中國之詩書

禮樂也。言以和訓讀之，則黃備氏之詩書禮樂也。非中國之詩書禮樂也。則其禍殆

乎。有甚於侏儻鵠舌者也哉。言侏儻不通而止，和訓

怙為假而不求，真故為甚也。然則如之何可也。亦唯言語異宜，其

於黃備氏之業可訓以故，不可誦以傳。暫則假，久則

淫。學者得和訓而通其義，猶中國有訓詁文字，猶是

則可也。久假，則能致遠。筌乎筌乎，獲魚而舍筌。

口耳不用，與目謀。二邦言語不通，故目視而心知，口耳不可用也。思之又

思，神其通之。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則詩書禮

樂中國之言，吾將聽之以耳。列子曰：仲尼能耳視而目聽，則彼彼

吾吾有消無無，直道以行之，可以成被諸橫目之民。

彼之所有，吾之所無，不則可以通天下之志。何唯可誣矣。橫目之民，莊子

東方則段使仲丘乘桴，子路從之游。且暮遇此。莊子

則迺謂之東海出聖人也。良不誣已。言學得其統也。是謂之

學，則迺申之以戒曰：若能不為黃備氏者，迺能為黃

備氏者，嘻！若何必黃備氏之為。李于鱗送王元美序：能為獻吉輩者，乃能

不為獻吉輩者乎。右學則一

宇猶宙也。宙猶宇也。往古來今曰宙。故以今言，眎古

言以古言，眎今言，均之。朱離鳩舌哉。科斗貝多，何擇

也。科斗者古字，貝多者梵字。古言今言，迥不相通，豈惟科斗貝多之不可讀邪。世載言以

遷言載道以遷。道隨言而變。道之不明，職是之由。

詩經處百世之下，傳百世之上，猶之越裳氏重九譯

邪。史記曰：交趾南有越裳氏。重九譯而來獻白雉。重譯之差，不可辨詰。處百

九譯而重譯之，差不可辨。萬里雖復乎，猶當其

世孰若焚之身游，身毒邪。唐玄奘三藏游身毒求法

置身仲尼之時，相應言不得置身仲尼之時，孰與游身毒之猶或可得。故之又故。故詰

故之不可恃也。烏能置身仲尼之時。從游夏親受業

孫。弟孫之子為仍孫。烏識其祖千歲逝矣。俗移物化，

仍孫之子為雲孫。孫。弟孫之子為仍孫。烏識其祖千歲逝矣。俗移物化，

故之不可恃也。烏能置身仲尼之時。從游夏親受業

邪。詰不可恃。故願宇與宙果殊矣。三載能游身毒，吾

雖然不朽者文。元美于鱗傳贊語。魏文帝曰：文其書

具存。汎言百方夫世之未載言以遷也。管晏老列亦

類也。管晏老列之書雖道不同乎。何惡其道不同也。

不求諸道而求諸辭。管晏老列之書道殊矣。不昧者

心邪。元美于鱗傳贊語。朱離鳩舌，何嘗言與言殊其

所以錯辭者亦殊耳。古今不通何限，言語古人作吾

泰于鱗氏之教，眎古修辭。于鱗明人，姓李名攀，龍字

于鱗其家近東海，因自號

為一代文宗古文。習之習之久與之化而辭氣神志皆肖辭氣神志皆肖而目之眇口之言何擇皆同古人。則目之眇口之言亦與古人同。夫然後千歲之人且莫遇之是之謂置身仲尼之時從游夏親受業也是之謂與古為徒也。莊子語亦何假彼之故為故語。

右學則二

數車無車而有車之名。老子三十九章古之道也。非聃言之失也。王之道統去輪輻蓋則謂無車可也先道可道非常道。老子以虛無為至而禮樂仁義為常道聃言之失也。夫自聖人而有道之名聃豈非邪。祇其知弗及聖人教之無

術也。知智務求喻之不疾乎生。先王所行名之謂道是道之名自聖人而有之聃之稱道德未必非也。唯其所名為道非先王之道。詩書禮樂謂之四術。夫道不可遽至。德不可遽成。置之術中日月自至。猶造化之生物。大者大生小者小成。各隨才而成矣。是聖人教之術也。聃智不及此。徒欲以言喻急喻之乃舍物而言其名。物者禮樂凡先王行事之迹六經所載是也。聃外禮樂而別表道德之名以言理也。理無形也。空名也。後世禪學理學皆聃之流也。故下文曰方今滔滔者天下言之雖巧乎孰若目睹且也。徒名無物皆聃之徒哉。言之雖巧乎孰若目睹且也。徒名無物。空言狀之。聃言名而無物唯故其言愈繁愈舛言之者以臆聽之者以臆。曼衍自恣。莊子語莫有底止。徒翫其華弗食其實。是無它也。以聖人之教為不足欲勝而上之。多見其不知量也。已。多適也。雖然聃之言禮見論語

尊尊乎度數之弗遺故棄聖絕學非其本心者彰彰乎明哉學非其本心也其言見禮記諸篇祇其操心

之銳務求言之其於人也急欲傳之知不俟乎生也傳附也。不俟乎其生而急欲喻夫六經物也。道具存焉。施諸行事深

切著明聖人之惡空言也大史公自序曰孔子作春秋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

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索隱曰。案孔子之言。見春秋緯。天何言也。四時行焉。

百物生焉。教之術也。蓋聖人之教。陶鑄之術也。不憤不啟。不悱不發。俟夫生也。不知焉。謂之愛也。生斯

無禦。非自外鑠也。非襲而取也。不知焉者。謂之夫子孰禦。夫生哉。自外鑠者。謂變化氣質。襲而取。謂急傳之。智言。俟憤悱而啟發之。則彼自知之。如不借我力。

也。其知之故聖人之教貴乎格求行之者也。故唯其

物格者感格也。即格物之格也。物者禮樂也。聃也者立於禮成於樂。禮之善物。自然感格已也。聃也者

務言之者也。夫言之者明一端者也。舉一而廢百所

以害也。禮樂不言。自然成德。猶天地之化。後儒乃非

聃而傲其尤言之弗已。名存而物亡。道存於物。徒言

以不仁義道德之說盛而道益不明。仁義道德者。先

而其說盛。道不明者。何哉。徒言理而不求之。行事也。辨名曰。仁者長人安民之道也。然宋儒曰。仁者愛之

理。心之德也。辨名曰。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義以制事。然宋儒曰。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辨名曰。

道統名也。古先王所建焉。使天下後世之人。由此以

行而已。由此以行也。辟諸人。由道路以行。故謂之道。

然宋儒曰。人性善而率道。人性自然有之。辨名曰。德

者得也。謂人各有得也。或得諸性。或得諸學。皆以性

殊矣。宋儒曰：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辨名曰德。固不可離心而言。然僅以心言之。烏足為德哉。與曰：宋儒所謂仁義道德。佛老之見。而非先王孔子之旨也。方今之世。滔滔者天

下皆聃之徒哉。又安知聖人之教莫尚焉。聃以先王之教為不足欲上之。今之世說持敬說良智別立門戶。欲直躋聖人之域者。皆聃之徒。則何知聖人之教莫尚哉。

是豈有古今哉。學無古今矣。故吾退而求諸六經。唯其物

而右學則三

古有聖人。今無聖人。故學必古。然無古無今。無今無

古。今詎可廢乎。世世相望。孰匪古而孰匪今。世世相望。則皆

古也。皆今也。夏以夏謂之。故通古以立極。極中知今

以體之差。世世以觀其來。孟子曰：差百世來由來也。其於民俗人

情猶眎諸掌邪。夫古今殊矣。何以見其殊。唯其物。物禮

樂之。物也。一代有一代之制。隨世而變。物以世殊。世

焉。故欲見古今殊。則唯可見其物矣。物以世殊。世

以物殊。隨世而物變。物亦能移俗。蓋自秦漢而後。莫有聖人。然亦

各有所建焉。自秦漢而後。雖不及三代。亦各有制作。維持其世。祇其知不周

物。所以無聖人也。雖然。業已有物。必徵諸志。而見其

殊。志者誌也。如漢書十誌。曆史皆有。以殊相映。而後

足以論其世。不爾懸一定之權衡。以歷詆百世。亦易

易焉耳。不知時勢之變。懸一定之權衡。而歷詆百世。如通鑑綱目。豈難哉。前息夫躬傳。躬上疏。歷

詆公卿。是直已而不問其世。乃何以史為。直行已之

問其世。則史

不必讀也。故欲知今者。必通古。欲通古者。必史。史

必志一代制作存於誌可以觀其世而後六經益明六經明而聖人之道無古今夫然後天下可得而治非知古今之變治經者必通史學故君子必論世亦唯物

右學則四

聖人之道猶和風甘雨邪物得其養以生生斯長豈有窮已乎禮樂行而俗變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君子以成德小人以成

俗上所化曰風下所習曰俗天下錯諸陶鈞之中聖人之道為爾鄒陽上書曰聖王制世御俗猶化於陶鈞之上故君子錯身于斯藏焉脩焉

息焉游焉學記語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廢字解見論語微中道而廢章德慧術知於焉而出博厚高明於焉而至日躋於烝

不知然而然故曰於我何有哉商頌聖敬日躋烝進也何有言自然而然

傳之哉不必賴我之力也務本根之培已我夫子以已言之棘猴玉猪棘猴玉猪雖巧乎非人人

所能也棘猴見韓非子棘刺之木刻猴也玉楮見列子以玉刻楮葉也皆巧雖有巧人亦不能周物也故曰大德不踰閑小德

出入可也又曰本立而道生貴夫生也本立則道自生矣故君子

也故辨是非別淑慝疏淪澡雪剔抉以盡不俟一毫

人欲之存者皆非也莊子疏淪而澡雪洗滌也剔抉韓文別解骨段使盡之苟不有所養其介然小者安能

長乎。亦舊耳。無術之過也。介然小狼。謂性之質。自秦無術。教之無術也。以功令治天下。禮樂泯焉。其流風餘烈。被百世未已。廢禮樂。任刑名。申韓之道。移人耳目。以至今日。長養之道。漸而殺伐之氣。塞宇宙。後風俗大變。無三代雍容之氣象。漸冰解而流也。後賢人君子。皆生其中。所以差也。故學道者立其大者。而小者從之。

右學則五

君子不輕絕人。亦不輕絕物。所以成其大也。睹夫生已。凡天地萬物之情。勢。結。雜。以成文。繫辭傳曰。物相雜故曰。陰陽相仍。禪易弗居。辟諸糾繩。賈誼鵬為賦曰。夫禍與

福。何。異。綱。纏。剛柔相苞。曾曾無盡。喻如剥蕉。不可得而窮詰已。故是非淑慝。無適無莫。大氏物不得其養。惡也。

不得其所。惡也。養而成之。俾得其所。皆善也。於大凡生之。則生焉。苟養而成。其有所用也。人虎狼。稌稗。聖人之穀。惡已。雖然。天地不厭虎狼。雨露不擇稌第。聖人之道。亦猶若是夫。

聖人之道。亦猶天地之大。其不得已而去之遠之。揆之殺之。惡其害於仁也。非惡其惡也。故惡不仁之甚。好仁之不至也。舜選於衆。舉臯陶。其誅四凶。非所稱也。聖人之世。無弃材。無弃物。堯舜之民。比屋可封。

王莽。豈皆公侯之材哉。雖聖人之世。非人人皆有。亦公侯之材。極言無弃材已。

學則解

非愍而宥之。謂其有裨乎治也。察邇言采芻蕘。其人豈皆賢邪。毒已疾。苓有時乎帝。它山之石攻玉。善人善人之資。以成其大也。故善惡激激。先王之封疆。股矣。邪正閤閤。仲尼之區域。削矣。皆儒者之罪也。情出焉。故有至言。爾何以能治而安之哉。

詩不

猶

是聖人之所

先王之封疆股矣

皆儒者之罪也

仲尼之區域削矣

善人善人之資

豈皆賢邪

察邇言采芻蕘

非愍而宥之

謂其有裨乎治也

爾何以能治而安之哉

情出焉故有至言

夫聖人之道盡人之情已矣不

耳皆由人情出焉故

間或有至理之言

爾何以能治而安之哉

非能盡人情則

何以安庶民哉

故苟立其大

者撫而有之孰非聖人之道也

聖人之道治天下之

道也諸子百家有在

其中撫而有之漢顯門之學人殊其說

有書有伏氏詩

孰非聖人之道漢顯門之學人殊其說

有書有伏氏詩

者撫而有之孰非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治天下之。道也。諸子百家有在。其中撫而有之。漢顯門之學人殊其說。孰非聖人之道。漢顯門之學人殊其說。諸儒皆治一經。謂亦傳所聞於師。七十子自出。豈無之。顯門具儒林傳。亦傳所聞於師。七十子自出。豈無。繆誤失得更有之。並存而兼焉。道之不棄也。兼焉則道之不棄也。穎達作疏。乃執一家之言。明作。大全而穎達亦廢矣。學之益陋。所以弗及古也。乎博不厭雜。寧闕疑以俟夫生。

唐大

宗勅

穎達

作疏

乃執一家之言

明作

道之不棄也

並存而兼焉

道之不棄也

穎達作疏

兼焉則道之不棄也

孰非聖人之道

漢顯門之學

人殊其說

有書有伏氏詩

孰非聖人之道

右學則六

雖然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豈翅處世雖學問之道莫

不皆然已。天命之謂性。人殊其性。性殊其德。達財成器。不可得而一焉。孔門諸子。各得其性所近者。豈仲尼之教有所不足乎。譬如時雨化之。莫不生焉已。大者大生。小者小生。豈不欲小者大生。邪。實命不同。子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皆言天命不同也。君子知命。故不強之。及乎器之成也。雖聖人有所不及焉。故聖人不敢強之。從性之所近而成之。是故人可皆為聖人者。非也。性可易者。非也。君子之不器。水可舟而陸可車者。非也。世俗所尚。人也。非天也。故務世俗所尚。以求人知者。不知命也。趨時好而不安天命也。夫六經殘缺矣。生於

今世。孰見其全命也。秦坑儒焚書。而後六經不全。僻邑無師友。命也。家貧無書。命也。雖然。心誠求之。天其佑之。仕不優。無暇命也。故已不能學者。喜人之學也。力能使人學者。使人學也。雖不學。猶學也。何必才知德行出。諸已而後。愉快乎。故命也者。不可知之何者也。故學而得其性所近。亦猶若是夫。如孔門諸子。各得其性所近。而不能兼者。亦命也。達其財成器。以共天職。古之道也。從天所命而成器。達財古之道也。故學寧為諸子百家曲藝之士。而不願為道學先生。百家曲藝從其才之所及。而各有所成。聖人有與。或有所用之。道學家高談性命。以聖人自居。其害先王之教甚於百家矣。

右學則七

徂徠先生學則解終

石州天懸古三浦丹治著

延享元年甲子夏五月吉

江都書肆嵩山房藏板

須原屋小林新兵衛梓

